

随笔

跟着父亲卖西瓜

张颖

那是一个夏日,天上没有一丝云,刮着热风,阳光火辣辣地烤着大地,庄稼地里蒸腾着热气。我戴着一顶破草帽在地里薅草,一辆机动三轮车疾驰而来,车上堆满西瓜。几个村民拦住想买一些,可开车的大叔说这些瓜不是卖的,是送给我父亲的。父亲正在地里干活,看到大家围着一车西瓜说话,就朝这边走来。知道这个人的来意后,他很惊讶,说,我也不认识你,怎么能无故要你一车西瓜?那人挥手朝身后的大路上一指,说,你看,李乡长正开着车过来,这些西瓜就是他买的,我只负责运送。

轿车来到田边,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李乡长从车里下来,确认我父亲就是他要找的人后,扑通跪在地上,哽咽道,大爷,我可找到你了!我就是小时候在县城向您讨西瓜吃的小铁蛋呀!您还给了我妈五块钱,不然我就辍学了!说着,李乡长掏出五百块钱塞给我父亲。父亲说什么也不要,乡长便跪地不起,说,这份情不是金钱能买的,您不接受我心不安……

我在记忆里搜寻,一幅幅画面出现在眼前。

改革开放初期,我家住在豫东一个偏僻的村子里,村子与安徽太和交界。为了供我上学及提供必要的生活开支,父亲就到太和批发西瓜,拉回来零售,一趟能赚两三块钱。

父亲卖西瓜需要帮手,姐姐跟着去了几年之后,我也长大了,母亲就让我跟着父亲卖西瓜。太和的瓜田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,要早去。鸡叫三遍时我和父亲就起床了,他拉着架子车,我迷迷糊糊地在后面跟着。凌晨的瓜田还笼罩在雾里,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。摘瓜有规定,不能只摘大的,只要熟了不论大小要按垄摘。过秤交了钱,我们就拉着瓜回家,到家已经过了中午。

母亲把馍和一些红薯面装在一个洗净的化肥袋子里,在架子车下方挂一口铝锅,我和父亲就拉着西瓜车出发了。父亲说这次我们出个远门,到县城去,听说那里行情好。

我家离县城近百里,父亲扶着车把,肩膀上拉着大粗绳,我另系一条细绳拉着,走走停停,也只卖了几个瓜。我心生疑虑,这什么时候能卖完呀?我们走了二十多里,天就黑透了,临近的村庄里闪着点点灯火,田野里虫鸣声像一曲大合唱,偶尔有几声狗吠在夜空中回响。我又累又饿不想走了,父亲说,趁着晚上凉快我们多赶些路,明天就少晒些太阳。也不知走了多远,路边有一条小河,河水在星空下闪着波光,蛙声连连。父亲说,我们今晚就睡河边的地里吧,你去捡些干柴烧火,我们做饭吃。

夜色浓重,父亲把我摇醒。空旷

的田野寂静无声,月光比之前亮一些。我们起床后快步赶路,直到下午才赶到县城。买瓜的人并不多,我有些失望,心里烦躁起来。父亲看了我一眼,说,要沉住气,等等看。

等待期间有几个人要买我们的西瓜,他们把车里的西瓜翻个底朝天,每个瓜都要拍几下,报了一个价钱,说如果父亲同意就把西瓜全买了。父亲算了一下,一车瓜能赚两块多钱,比零卖少赚一半。我和父亲对视了一眼,我只想赶快把西瓜卖掉,早点回家,而父亲说我们费了大劲到了县城,少赚一半的钱着实心疼,不如拉到别处看看。

我们向县城东关走去,父亲说那里有纺织厂、搪瓷厂、化肥厂,员工不下千人,等他们下班了,应该会买瓜。

我们把车子拉到纺织厂门口的树荫下。看着车里那么多西瓜,我有些焦虑,脸上沁出汗珠。

在焦急的等待中,纺织厂的铃声响起,工人下班了。父亲切开一个西瓜,吆喝着,一会儿就有几个女工过来品尝,说这西瓜又甜又沙,特别好吃。霎时人如潮水般涌来,有买一个的,有买好几个的。父亲说,不要急,大家都能买到。我负责收钱找零,一时手忙脚乱,但很兴奋。很快一车西瓜只剩一个,父亲说,这个不卖了,留着咱们吃。

我俩吃着西瓜,满身的疲惫一扫而光。父亲数了钱,说除去本钱赚了五块多,这让我感到惊喜。

这时,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一个男孩走过,孩子闹着要吃西瓜,母亲没有钱,拉着哭泣的孩子走。父亲喊住二人,把剩下的半个西瓜给了他们。她千恩万谢,说家就在县城郊区,这孩子叫铁蛋,他父亲几年前得肺病去世了,一家人生活艰难,孩子开学要上五年级了,交不起学费,打算让他退学帮助家里干活。

父亲说,这怎么能行!孩子不上学怎能有所出息!我们这代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,不能让孩子再走我们的老路!父亲掏出厚厚一沓钱,看了看我,见我点头,把钱塞到孩子母亲手里,说,拿着吧,够给孩子交几年学费的。她推搡几下,终于接过钱,攥在手里,啜泣着跪在地上。父亲赶忙把她扶起来,说,谁家没有困难呀,相互帮助才能共渡难关。

当她知道我家离得很远时,说什么也要留我们住一晚再走,我和父亲怕家里人担心,坚持走了。父亲拉着吱呀作响的架子车,我在后面跟着。当最后一缕霞光映在他身上时,我看到他的腰晃动着,佝偻的脊背像一张被岁月拉弯的弓,仿佛在经年累月搬运那些沉甸甸的日子。我知道,生活的甜是从苦开始的。

散文

弦歌台上琴声长

刘坤

暮色漫过龙湖的水波时,弦歌台的飞檐正挑着最后一缕斜阳。这座静卧在湖畔的高台,青砖黛瓦间藏着两千多年的风烟,却在岁月流转中,把一段段困顿的往事酿成了护佑人间的暖光。

站在台基上回望,恍惚能看见春秋的月光。那时孔子和弟子困于陈蔡之间,粮草断绝,随从弟子面带饥色,唯有孔子依旧在堂中抚琴,弦音不绝。后人说那是“君子固穷”的坚守,可我总是觉得,那琴弦上跳动的不只是礼乐,更是对乱世中苍生安宁的期盼。湖水拍岸的声响,或许就是当年弦歌的余韵,在龙湖深处回响了两千年。

如今的弦歌台早已不是困厄之地。朱红的大门敞开着,迎来的是晨练的老人、嬉闹的孩童,还有驻足品味碑文的游人。湖畔的龙湖清波荡漾,万亩荷塘在夏日铺展成绿的海洋,风吹过,荷叶翻涌如浪,送来满袖清香。当地的百姓说,这湖水是弦

歌台的灵气所化,滋养着两岸的庄稼,也护佑着一城的安宁。

我曾在清晨见过这里的炊烟,与台顶的薄雾交融成一片温柔的白;也曾黄昏听过晚祷的钟声,和湖边归鸟的鸣叫交织成诗。戏台上唱着豫东小调,唱的是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;岸边的市集上,摊主的吆喝声里都带着笑意,新鲜的菱角、饱满的莲子,处处是生活的丰足。孔子当年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的愿景,早已化作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。

夕阳西下,弦歌台的影子被拉得很长,落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。两千多年前的弦音早已消散,但那份对安宁的向往,却像龙湖的水一样,浸润着这片土地。高台不语,却见证着岁岁丰饶;湖水无言,却滋养着代代安康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传承——当年在困顿中不曾熄灭的希望,如今已长成护佑人间的绿荫,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,都能在岁月静好中,听见幸福生长的声音。



苇秆上的自然音符

高尚华 摄

散文

我家的老槐树

留声

一
暮春的风掠过窗台,我对着手机里的老照片出神。屏幕上的老槐树枝丫交错,苍劲的树干上布满裂痕,像是岁月刻下的经文。我放大照片,那些细碎的白色花瓣忽然在眼前鲜活起来,我仿佛又闻见了沁入骨髓的槐花香味儿。

20世纪60年代,闹春荒是常有的事。春天,万木葱茏,百花盛开,本该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浪漫季节,可对于缺少吃饭的人们来说,春天却是最难熬的。听爷爷说,幸亏我家有棵老槐树,春荒的时候才能勉强度日。老槐树是曾祖父栽下的,长到我这一辈,已经非常高大,树枝探到墙外,能遮住半边巷子。每年谷雨前后,层层叠叠的绿里便会爆出星星点点的白,像是缀满月光的绸缎在风里翻涌。花香一飘,母亲就会用绑着镰刀的长竹竿去够树梢上的花苞。“接好了!”伴着母亲的喊声,我踮起脚,展开双臂,端着簸箕在下面接。看那些带着露水的风铃一样的花串簌簌落在簸箕里,我非常得意,有点点儿花瓣落在母亲盘起的发髻上,竟比她头上佩戴的姥姥送给她的银簪子还要亮眼。

我和母亲采摘槐花的时候,父亲蹲在灶台前烧火,铁锅里翻滚着槐花粥,蒸汽裹挟着清甜,漫过窗户外褪色的年画,飘到窗外。无风的时候,这种白色的带着香味的蒸汽,在槐树周围弥漫,颇有几分朦胧仙境的味道。

二
蒸槐花,是母亲“槐花食谱”里的拿手菜,也是我的最爱。每年槐花飘香时,母亲都会采摘一些,用清水洗净,撒些面粉拌匀,摊到筛子上放锅里蒸。母亲做饭的时候,父亲就坐下来烧火,在我的记忆中,好像一直都是这样。蒸槐花的时候,母亲还会在锅里贴上一圈薄薄的玉米饼。不一会儿,小小的灶房里便弥漫起玉米饼和蒸槐花那香甜甜甜的气味。我家临街,偶尔会听到路人吸着鼻子说:“哎呀,真香啊,谁家又蒸槐花了!”人家本来只是随口一句赞美,而母亲呢,总会冲着路人大声回应:“我家蒸的,留下来吃一碗吧!”人家不会真的留下来,而是咯咯笑着,道谢离开。农村生活就是这样淳朴而真实。

有时候,母亲早上蒸的槐花太

多,会和邻居们分享,如果还有剩余,放到晚上,就是另一种吃法了。待父亲把锅烧热,母亲在锅里放一些大油,大油很快化开,放入葱花,爆出香味儿,再把蒸槐花放进去煸炒,炒至松散泛黄,放调料翻炒均匀,最后再撒一些蒜末,就可以出锅了。槐花的香甜和蒜香味混在一起,那独特的香气和口感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那是春天的味道,是家的味道,是母爱的味道。

三
后来,因乡村规划的需要,我家的这棵老槐树必须砍伐。挖掘机开过来的那天,老槐树正怒放着它生命中的最后一场花事。枝头洁白的槐花比往年更密,沉甸甸的,压弯了枝条。

母亲捡了一截断根,放在装嫁妆的红木箱里,说要留个念想。那天,她夜半惊醒,说是听见了槐树的哭声,可推窗一望,只见月光如水,空荡荡的院子上仅剩几朵残花。

四
城里的槐树终究开不出乡下槐

花那样的白。绿化带里的观赏槐形单影只,缺少一股水灵劲儿。去年,母亲仙逝三周年,我在旧书里翻到父亲给她手抄的“槐花食谱”,泛黄的纸页里还夹着干枯的花瓣。可能是因为想念母亲吧,我在超市买了一袋槐花,按食谱试着蒸了一屉,却怎么也吃不出母亲蒸的槐花的味道——看来,并不是所有的香味都能在记忆里保鲜呀。

清明节前,回乡祭祖,看到当年的老宅上立着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,几个孩童在彩色的水泥地面上追逐。他们哪里知道,脚下原本是梦幻般婆娑多姿的树影啊!忽然有微风吹过,鬓边的灰白飘起,恍惚间,又看见老槐树上串串洁白的风铃随风起舞,慈祥的母亲站在花雨里回头微笑,手里捧着一碗温热的槐花粥。

手机相册自动生成了“回忆”视频,老槐树的照片与母亲的晚年影像交替闪现。数字化的花瓣在屏幕上纷飞,却落不进盛过槐花粥的粗瓷碗。我终于明白,有些乡愁是盘桓不去的年轮,春天每来一次,心上的刻痕就深一分。

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

倒在拂晓前的新闻战士姜鸿起

朱长伟 武永枝



1940年秋,彭雪枫与拂晓报社工作人员合影,左起第六为彭雪枫、第九为姜鸿起。这张老照片现珍藏于扶沟县档案馆。

姜鸿起,1920年出生于扶沟县韭园镇太康营村,家境贫寒。七七事变后,他踊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抗日宣传活动中表现,引起了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的注意。1938年8月,姜鸿起怀揣彭雪枫亲笔推荐信,一路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。半年后毕业,他主动要求到彭雪枫领导的拂晓报社工作。

《拂晓报》是彭雪枫的“三件宝”之一,也是我党较早创办的战地报纸。在这里,姜鸿起一手握笔,一手拿枪,成为一名新闻战士。

姜鸿起常常白天随部队采访,在枪炮声中写稿、编辑,晚上一到营地,趴在炕头、地上,刻写蜡字,校版。身患肺结核的他,往往是吐着血丝拼命干。

在扶沟姜鸿起烈士纪念馆,陈列着几份姜鸿起编辑刻印的《拂晓报》复印件。一张普通的报纸,背后却藏着一段新闻战士以笔为枪的荣光。

1944年,一代名将彭雪枫壮烈



我与《周口日报》这些年

曾之

20世纪80年代末,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乡镇工作。那时候,没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,我的业余生活主要是读书看报。没事时,我爱坐在单位办公室的报架前看报纸。《周口日报》创刊发行时,我很自然地就接触到了。那时的《周口日报》虽是四开四版的黑白小报,但内容很丰富,贴近我们的工作和生活,读起来很入心。每当新报纸送过来,我首先看的就是《周口日报》,而且是认真地从头看到尾,甚至连报缝的内容也不放过,碰到特别喜欢的文章,就摘抄到本子上,慢慢品读。

日积月累,我心里悄悄萌生向报社投稿的念头。那时,党和政府正号召农民发展庭院经济,正巧,我发现了这方面的典型:王屯村的一对青年夫妇在自家半亩荒地上建鸡舍养鸡,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。我把他们的事写成消息,试着投给了报社,没想到竟发表了!当时,我激动、喜悦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稿子发表后,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: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前来求教学习,这对夫妇一时间成了当地的名人。不久,这对夫妇

中,丈夫被村民推选为村干部,妻子当选县人大代表。

当初投稿只是出于爱好,尝试而已,不料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,我兴奋、震撼,同时也很感激,感激编辑老师的认可与扶持。当时,我内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,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勇气和力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我不停地写稿、投稿,一个个先进典型的事迹呈现在《周口日报》上,其中,有大学生回乡创业,有打工妹返乡办企业,有村妇代主任带头致富,有普通农家妇女尊老敬老……

《周口日报》副刊也是我最爱看的,我不仅分享着别人的故事,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写成文字,发表在副刊上。最疼爱我的姥姥去世了,我写了《怀念》;记录日常生活点滴,我写了《结缘茄子》《我爱我家》;感念父母养育之恩,我写了《父亲的生日》《飘在酒香里的亲情》;回望家乡故土,我写了《又想起家乡的女儿节》《六月的麦田》……《周口日报》已根植于我的生命中。

在《周口日报》创刊35周年之际,我心怀感激,真诚祝愿《周口日报》常办常新,越来越好!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—2025.8.1